

西藏密宗喇嘛派拳譜

柔子八極拳譜



立身永絕故書

超正

目

錄

序言	1
前言	2
星龍長老淨身法相	3
卓錫寶刹（鼎湖古寺）	3
王隱林祖師遺像	5
落髮地鼎湖山慶雲寺	5
喇嘛派宗師蔡懿恭遺像	7
喇嘛派傳人陳君五師傅	8
孔乙己師傅遺像	9
蔡懿恭宗師哲嗣蔡子誠先生簡介	10
蔡懿恭宗師傳人翁德備先生淺介	11
蔡懿恭宗師傳人韋永超先生懷念恩師文錄	12
蔡懿恭宗師傳人尹民先生簡介	13
蔡懿恭宗師傳人羅威強先生自序	15
西藏密宗喇嘛派源流考	16
柔子八極拳拳譜——無爲無我敬錄	17
柔子八極拳	20
柔子八極拳拳式大全	21
論武能益壽	21
編後語	119

序言

余初投蔡師門時，師恒對弟子言，凡練功學技者，是以強體自衛，切戒逞血氣之私，有好勇鬥狠之舉，其此言也，亦恐弟子年輕，有好勇鬥狠之意，終反以技招殺其身，故諄諄相勸戒也。

今之學技者，亦宜以吾師之言爲戒，深體斯旨，勉自韬晦，以免引火自焚，招來橫禍；而學拳練功之真正宗旨，實爲強體延年者，吾師能壽至九五之齡，皆練拳之賜也，願各學者，能結緣同證善果。

老子言：「人神好清而心擾之，人心好靜而欲牽之。若能遣其欲而心自靜，澄自心而神自清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滅。」此雖道家之言，但所言非虛，若吾等練武者，倘能知此，則心靜神清，一切好勇鬥狠事，皆可免除，離苦得樂，而達致保命強身之旨也。

練武之仕與學道者頗似，倆皆以保命強身，延年益壽爲旨，而精神氣三者，尤當善爲自

保，蓋三者損一，則餘二者受其牽動，所謂一葉落而知天下秋。象川翁有言曰：精能生氣，氣能生神，營衛一身，莫大於此，養生之士，先因其精，精滿則氣壯，氣壯則神旺，神旺則體健，體健則病除，世之練武者，於象川翁之言，當有所領悟也。

功之深者，能以靜制動，以柔化剛，不顯於人，不損於己，遇一切外敵侵擾，淡然以應，不耿於懷，甚而受挫辱，亦無動於心，意志專一，以守吾真，此則六欲無從而入，三毒無由而生，神清心靜，武德修爲之極至，忍之詣極，其爲功能，而達爐火純清之境矣，竟乎此者，近夫聖賢所謂大智若愚，大勇若怯也。茲將本門訓言書錄，願與各學者共勉。

學到如愚始是能，練成大拙方爲巧，

前言

吾從師廿餘年，不敢自滿，冀將所學心得略書數言，願各同道以爲銘。人爲萬物之靈，自有愛羣禦侮天性，古人穴居野處，爲毒蛇猛獸所迫，人必有其簡單之武術形式，以抗所侵，以圖自存，故武術乃四肢及頭腦之運用者也，是人類生活之所需，而勢必然也，此武術之恆久不泯，理之在焉。

今人有崇岳武穆爲武聖，趙匡胤爲開山祖者，亦各隨所尊而已矣，未可據也，是則武術源流傳說不一，誠莫可考也。

雖然，吾國拳術、派系殊多，各稱各異，惟萬法歸宗，不外乎南北兩系，內外兩家。

武術運動旨在強民、強國，古之能保社稷、護家邦，今之對己則可養精神、強筋骨，然欲提倡武術，除鍛煉軀體外，尤應重武德，守法行義，互助互愛，濟弱扶傾，壽世救人，斯爲重任；武術範圍至爲廣泛，強身只其一也，修養尤爲重要，豈只強身而已哉。

然習國術者，非只獨強其身，實應掖引後進，示以大道，大道既神且妙，殊覺其過於抽象，夫象由心生，心生道立，道之爲物也，至神至妙，其爲功，至強以大歸於自然，非一般矯揉做作可倖致，故大藝之成也，不以驕人蕩蕩，誠虛懷若谷，孟聖云：「君子獨善其身。」今非獨善可竟，善不外一楷模，必要示人以道德，道德不脫忠恕之途，忠之義，不只忠於己，應忠於國，若人人以國爲本位，能犧牲小我，以利大羣，則富國強民，國必復興，期可近也。恕之旨，仁之本也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，孔聖云：「仁遠乎哉，我欲仁，仁斯至矣。」至此，忠恕極矣。

吾自幼喜愛體育尤愛武術運動，從多類武術書籍中，略知武術梗概，但未明其中奧妙，故毅然決定，找尋名師指導，希能獲悉武術真諦，此是吾少年時志願也。

吾少時曾涉獵、洪拳、佛掌、岳家、綿拳、班中花拳，但所獲不多，

及長投入夏漢雄氏之門，同時更從蔡李佛派名宿夏璧慈師遊，獲益匪淺，後因機緣巧合，於新界得晤華山派南宗門隱士，歸然和尚，獨傳華山派秘技，護法拳與截脉手。戊戌年夏，邂逅關中喇嘛派名師陳君五師於港島，且投門拜謁，許爲入室弟子，其後更得恩師西藏密宗喇嘛派宗師蔡懿恭老師，收爲關門弟子，嫡傳門人，由是武術之道，融會貫通，大澈大悟，去無存菁，漸次將所學統一，潛然默化，專志練功，尋且不願自秘與獨善，實欲掖引後進爲大任，示衆以自強之大道，修身之宏旨，如孔聖云：「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，君子居之，意在斯乎，意在斯乎。」故決意編撰書稿，闡發其精妙，弘揚其學理，以福利衆生，傳弘後世，凡我同胞皆成金剛不壞之身，共享却病延年，福無窮盡也。

本拳法之練習宗旨，與普通練外功者不同，以觀想運心爲其法，以內功修身爲宗旨，其精竅在乎呼吸與觀想，與內禪修定有異同，惟內禪難習，且費時光，效驗渺茫，尤非一般勞心用力者所能恒久修習，故將其變通，移坐功之心法於運動中而行之，所謂動中有靜、靜中有動，臻至神妙，且費時短少，修習較易，收效神奇，誠珍貴也。

欲達致至妙佳境，需明呼吸與觀想二義：其呼吸也——求其圓滿，如中秋月輪、圓滿明亮，故呼吸要深長，氣息出入，口齒需緊閉，只用鼻息，微細深長，愈緩愈妙，能使身心安穩。其觀想也——求其清淨，天上地下，四面八方皆成一片白色光明，白光遍於身心世界：以上兩目純然取自佛法中入月光三昧及真言宗之阿字月輪觀，其運動時，面帶微笑，心存善悅和樂心，用此調息養法，皆寓醫於運動，使能調和人身奇經八脈，氣息遍達全身，起沉疴，却惡疾，效力宏大，誠可驚也，而本法中之深妙奧理，多以佛法中之奧義爲根本，非盡人能悟其宏旨，但若能依此法式，早晚習之，自可改造身心，却病延齡，廣傳有志之仕，則福壽無疆矣。

喇嘛傳人羅威強
無爲無我謹識

—寫於戊午春香江望海藥廬—



相法寂完身淨龍星

星龍長老卓錫寶刹

鼎湖古寺

白雲仙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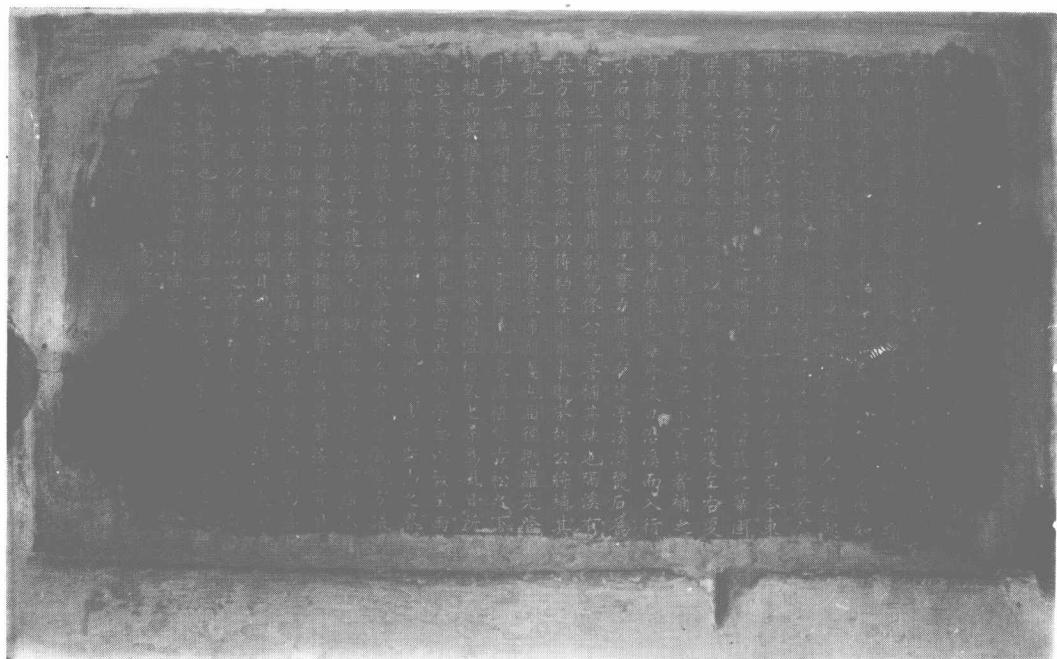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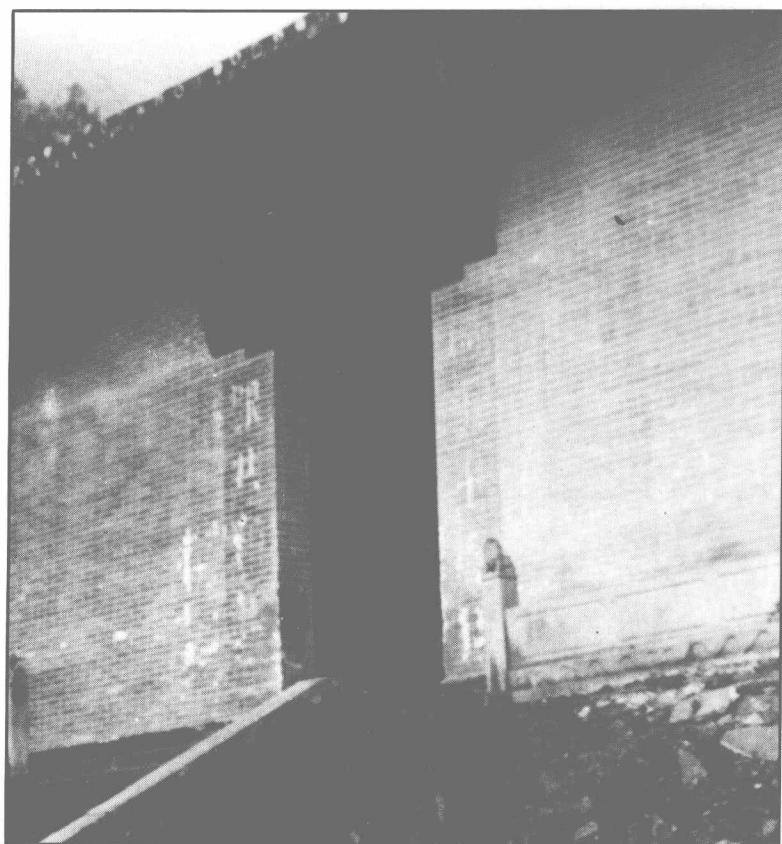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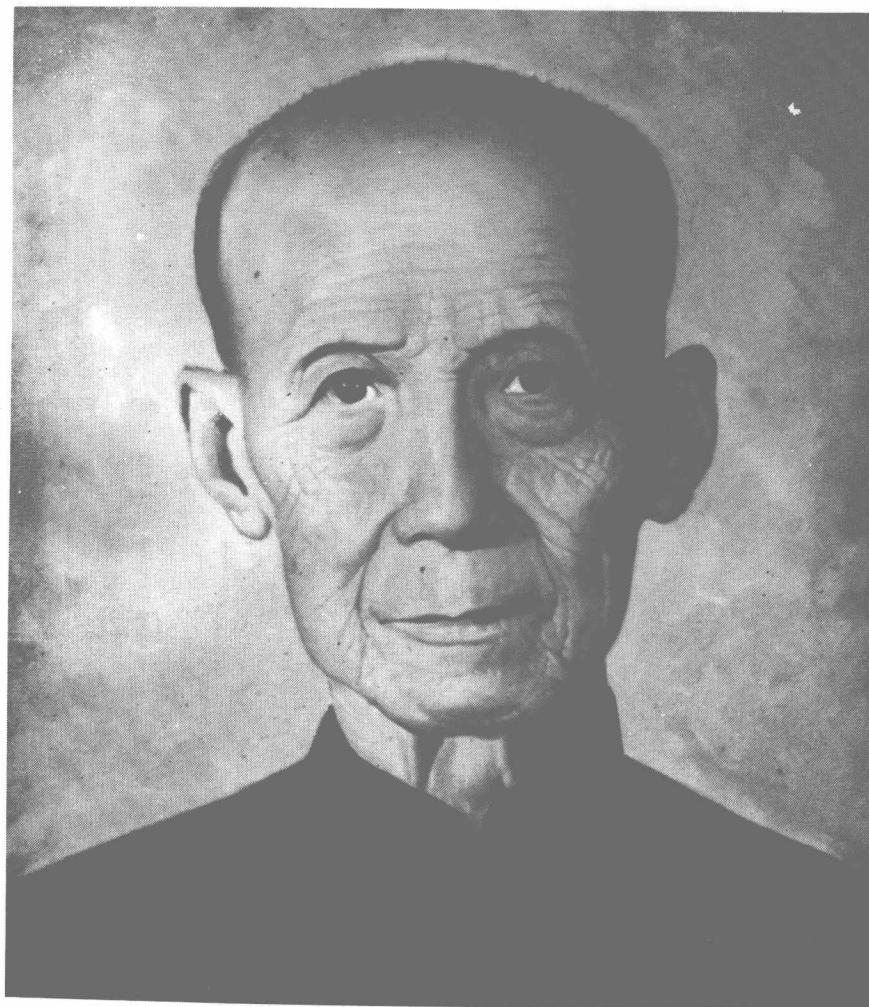
王隱林祖師像

王隱林祖師落髮求技 之

鼎湖山慶雲寺



喇嘛派宗師



蔡懿恭宗尊師

人甲七圖二區五縣山中省東廣爲
日六廿月七年午壬於生
日二十月七年亥辛於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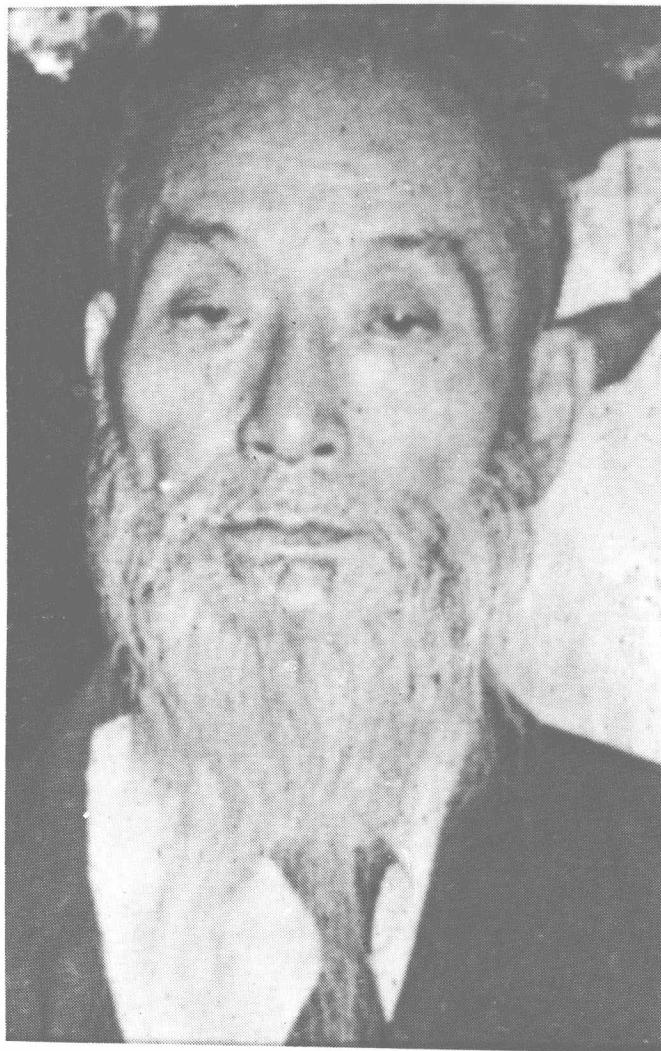
喇嘛派傳人



陳君五師傅

○人村簡樵西省東廣爲
日九十月二年卯癸於生
日九十月五年卯乙於終

喇嘛派傳人



孔乙己師傅

廣東省東莞縣小龍鄉人
生於丙午年十月八日，死於乙卯年十月六日。

蔡懿恭宗師哲嗣

蔡子誠先生近照



蔡子誠先生簡介

蔡子誠先生現年七十七歲，廣東省中山縣人，爲已故西藏喇嘛派宗師蔡懿恭先生之哲嗣，幼隨乃父習喇嘛派拳術，紹傳家學，對本派內外八門秘奧，極有心得，惟一生中素不言武，殆於五十年前，曾遠赴英倫學習舞蹈，是香港舞蹈學者出國學藝之第一人。對一般國際諸式舞蹈，擁有最豐富學術之一員。中年時起，更修研密宗法，數十年來，努力發展，是日本東密在港發揚密宗大法得力份子之一，爲本港日蓮正宗之棟樑人物也。

蔡懿恭宗師傳人

翁德備先生近照



翁德備君，粵人也。精武藝，爲西藏喇嘛派宗師蔡懿恭老師早年在滬濱之入室弟子，并得秘傳輕身功及醫術。懸壺濟世，爲港九中醫師公會永遠會員。

翁君幼年，在上海公立學校肄業，同學千餘人，粵籍學童僅三十餘。該校每日上下午課餘均有十五分鐘休息時間，被學童在校園內運動及遊玩，其時滬籍與粵籍學童發生籍貫歧視，每於休息時間內，兩籍學童，互相打鬥，粵籍學童，寡不敵衆，校園內幾無立足之地，常被驅逐至園內之一隅，坐於草地上不得活動，如有企立者，輒被數人圍毆，拳打腳踢，使之坐地爲止，繼而嘻笑怒罵，譏爲弱者，恃衆凌寡。粵籍學童只得忍氣吞聲，走而避之，如是者數年。翁君亦是被凌辱者之一，稍長，時年十二，在暑假期間，參觀上海精武體育會開幕典禮，表演國術，乃知奮發圖強，方能立足，乃拜蔡懿恭老師門下執弟子禮，每於課餘之暇習技擊，數月後，能起立而與滬籍學童相搏鬥，奮力抗拒，以寡敵衆，闖出重圍，不復屈居人下。又數月，翁君武術精進，遵蔡老師指導，擇其強者而鋤之，頓使敵方羣龍失首，隨之潰散，從此敵方不敢興風作浪，漸漸屈服。旋被推舉爲足球隊長，及後任全校體育會會長，出席上海公立學校校際運動會領隊。翁君參加五項運動，曾得蔡老師秘授輕身之術，由是跳欄、跳遠、跳高，輒居首位。及至上海中、日、菲三國組成之國際遠東運動會開會，翁君參加跳高比賽，獲銀牌獎。

及後，翁君在滬甯鐵路局任職時，常參加滬寧、滬杭、津浦各鐵路局足球比賽，轉戰南北，球藝亦復精進，兼任上海嶺南體育會會長，並曾入選上海華東足球隊，遠征澳洲及紐西蘭，爲國際球壇名將之一員。翁君現年已八十，望之如五十許人，自少從師習武，體魄日益強健，蔡老師教導有方，能使弱質兒童奮發圖強，由弱者進而爲強者，復數十年不停練習，固可以強身，亦可以延年，觀翁君少年時之事績，可以爲鑑矣。

翁德備君之淺介

懷念

蔡懿恭宗師傳人 蔡師懿恭

弟子韋永超靈隱



韋永超先生近照

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中旬，我由廣州乘坐廣九火車到香港，寄居於九龍黃大仙附近之農舍。三十九年春，我的姐姐在紅磡山谷道中建造了一間房屋，她因要離開香港，叫我去代為管理，隔鄰的一家，恰巧是同鄉溫君自建的房子。除了他夫婦及三個小孩子居住外，另將一間小房出租，租住的

人是一位單身老人，那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蔡老師。

我因同鄉溫君的關係，在他家裡得晤識蔡老師。很幸運的我第一次與蔡老師晤談之後，竟出乎意外的是一見如故，暢談了幾小時——由晚飯後八時談至十一時許。經過這次暢談之後，我很佩服他的學養及卓越的禪悟。

他實在是當代一位了不起的高人！他不獨於武術有專精的絕招，同時對佛教密宗的道法，也是慧悟功深；他的道行功力，已達到神通境界。

清光緒末年間，在上海武林界極享有盛名的羅述祖，其實就是蔡老師的化名；他年青時在香港歡場中因與他人衝突發生打鬥，他學有專精的武術，酒後不慎，一出手便傷人命，致被香港政府通緝捉拿，乃逃亡上海，家人亦不原諒，不予接濟。他只好自力謀生。不久得當地武館延聘為教師，可是武館其他教師，見他身材不夠魁偉，多瞧不起他，多方欺辱，身材高大的北方拳師，常有握拳示威，相逼比劃。蔡師其初皆忍着不與計較。過了數年，有一次當春季開學前，館中公佈各組教師擔任科目名次，有一位姓萬（？）拳師提出異議，不許蔡師在同組中擔任教師，聲稱：「除非他能勝我」，並即相約比鬥。蔡師在這種無理取鬧忍無可忍情形之下，就即時答應和他比鬥，各自簽好生死約後，進入習武廳，由館長將廳門關鎖，不准別人闖入相助。

當廳門關鎖後，雙方各自脫去身上衣服，赤露上身，旋即比鬥開始。在廳外看熱鬧的館中人，見身體雄偉的和身材矮小比鬥，多為蔡師耽憂，初萬姓拳師站立南端，蔡師站立北端。萬姓面帶怒容虎步般的向東側前進，相逼，蔡師態度亦嚴肅地移步向西側前進相迎，剛步至南端附近，萬姓拳師即展開螳螂臂反身退回南端直撲蔡師，蔡師很鎮定的佯作退狀，萬姓拳師便一躍而至作餓虎擒羊之勢，劈頭進攻，在外面看的人都替蔡師捏了一把冷汗，蔡師却泰然不慌不忙的反向東側進一步，隨飛起右腳狠命的踢中對方腰部，萬姓拳師正欲轉身還擊時，復被蔡師右手抓中缺盆穴道，同時飛腳踢中其陰部，便應聲仰倒地下，館長看見即急開廳門制止，蔡師心內明白，便上前一步在挑鬥者胸部心窩穴道狠命的一踏，當堂血噴出口鼻，救治乏術。

蔡師居留滬上時，被武師相逼比鬥前後共有三次，結果都敗在蔡師鐵

爪絕招下慘死。上述的比鬥情形，係三次比鬥中之第一次。

蔡師出生於粵省富裕之大家庭，名懿恭，行七。十一歲時即拜王隱氏（係當時嶺南武林廣東十虎之一）爲師，苦練拳術八年，盡得王氏的狠毒絕招。

光緒二十七年間，西藏名法師榮增欽布來粵布緣傳道，弘揚密宗佛法。蔡師秉承王師意旨，歸依榮增欽布爲信徒，同往歸依者尚有胡毅生（胡漢民兄）等十餘人，榮增欽布亦擅拳術，尤精內功，蔡師得授文殊施利真言，更發奮苦習內功，以生性明敏，再能勤習苦練，因此進步神速，造詣功深，王師嘗戲捏蔡師掌腕及指說：「你指功已是青出於藍，勁力比我更強了，你好好保持它！」原來蔡師學了內功後，因勤修無解，才半年時間，便能將全身勁力集中於拳掌及指頭，凡被截中穴道，直同電觸般的令人頽軟，無力抗拒，所以蔡師晚年，仍是眼神充沛，瞭亮眈眈，光芒有神威。

蔡師的拳術，既自名家苦練脫穎而出，再從禪坐運功鍛煉精氣神，剛柔并用。在當代武林中，真很少見能像他達到這樣高深的造詣。

民國十六七年間，蔡師蟄居羊城，每日早上，常愛到有名的半圓茶樓去會友談天，以消磨時光。其時有一位身材高大強壯有力的青年人，也常和友人來喝茶，往往高談闊論，傍若無人。蔡師初本不以爲意，但時日一久，每早看在眼裏，聽在耳裡，漸漸嫌憎其輕狂浮燥，心想此青年若不警惕他，挫挫他的傲氣，將自蹈殺身之禍。

蔡師默默地品茗，那青年在快意忘形之下，身起作勢揮拳，蔡師放下

茶杯，起身一躍過去抓住那青年的右手，只見那青年但覺如電觸一般全身酸麻，無力反抗，即頽然下跪，叩頭請饒，并當堂宣稱：「我無知狂妄，深感慚愧，今遇高人，心服口服，願拜爲師，請准收容。」蔡師笑着許之，并扶他起身，那位青年後來便是我的師兄，他姓陳名君五，（已故。曾考入黃埔軍校，後因病離校，我的同鄉前輩曾任香港工商日報總編輯的黎工俠先生是他的姊夫。）自拜蔡師爲師後，接受訓誨，浮傲之氣便消除盡淨，前後判若兩人。蔡師令其先習內功，然後再令其從基本程序鍛煉其拳、掌、指、肘之力。經過一段時期之後，因他聰明勤奮，遂大有進步，真可傲視同輩無愧。但抓穴道絕招，蔡師始終不肯傳授給他。我在山谷道時

，君五兄曾對我嘆氣說：「蔡師不肯傳給我抓穴道絕招，實爲遺恨！」後來我會向蔡師提及此事，蔡師只說：「此道非人人可學，肚量狹窄能之輩更不可學。」

其後有一天，我以習坐禪功、運力換力的問題請蔡師指示，他一指點後，在無意中提到截穴道的問題上去，他說人身有極脆弱的部位，一遇着外力衝擊即足以致全身麻木脫力，或致喪命，這些部位，古賢名之曰麻穴道死穴道，只要你能辦出那穴道的地方，用力點截之即發生效果。但必須有足夠陰勁力的指功，才可派用。接着便指點所謂麻穴死穴的部位，及如何鍛煉指功的門徑。

蔡師謂學拳術最重要是基本功力的鍛煉。如基本功力鍛煉未達標準，那便是花繡腿罷了。倘基本功力鍛煉足夠火候，則發揮拳腳時，自有高度剛勁與陰勁之力，制服對手。

所謂基本功力鍛煉即是：如要鍛煉精氣神，就先要精習禪坐內功；鍛煉力，則須先要打砂袋，打砂袋分兩種，一種是吊空式，一種是平放式。吊空式是鍛煉拳力、肘力、指力及鍛煉腳部展動前後左右扎馬力；平放式是鍛煉前後左右攻擊的拳力、掌斬力及鍛煉脚步轉動的支點與重點力。其他如抓空功力的鍛煉，鐵砂掌的鍛煉等等，都各有其基本的鍛煉。若要學，則每習一種，須鍛煉一千日，每日要學習一千次。可自若干段次習之，不必一氣貫練習一千次，只要在一天內習完一千次即可。這就是鍛煉基本功力的要訣。

（一九五三）春，蔡師在孔乙己館（孔鼎鼐設館授徒館名）把趙子龍開路先鋒三十六棍秘傳傳授給孔兄，一連好幾個早上表演並指點。蔡師雖年事已高，但他持棍點撥冲撞挑掃等動作勁力，猶是虎虎風生，停手時仍神怡氣和，並無喘息之態。但孔兄學習時，却早冒汗淋漓，蔡師看見如此，便告誡他說：「孔兄，你要學這路功夫，必須戒絕色慾三個月才好，否則你將來必獲致病傷，慎之。」

後來孔兄果患病了，但不是內傷而是患對口瘡惡症，經多方治療都沒治好，便求蔡師醫治（蔡師亦精醫術，尤其對奇難雜症，一經施治，馬

上治癒。」蔡師不理，且責備說：「凡學功夫，必須節慾，并隨時記住練習功夫後在休息前須先作深一呼一吸，以化解所積存在五臟中鬱結之氣。不然，一旦血氣損傷，濕溫薰鬱，便成病毒。」

過了幾天，我去探望孔兄病情，但見他臥床不起，神色憔悴，說話已少氣力，我安慰他幾句便急回家告知蔡師，他笑說：「不要急，未到最險關頭而救之，他不會感謝你。」我便說：「此係有名難治之病症，現在實已頻死亡邊沿了，再不為醫治，用藥就遲了。」蔡師一面一口一口的抽他的呂宋煙，聽我說完話，就笑說：「好，你替他講情，我答應開方救他一命，他不應此時就喪了命。」說畢即寫了以熊胆為主藥的中藥共八味藥方交給我，我便快速地到孔兄家，囑其兒子拿藥方去配藥，要研成末用。

約半小時光景，拿到藥末回來，即用麻油調藥末如糊般敷塗上其頸後潰爛的毒瘡，敷藥後不到十分鐘，其痛楚便逐漸消除，多日憔悴疲乏的病人，此時也就合眼睡去。我便告辭回家。

第二天下午三時許，蔡師偕我去看鼎禪兄。

孔兄已能起身行走，見蔡師至，用很感動的語氣向蔡師道謝。

這種瘡毒，俗稱對口瘡，苟不善治，每遭喪命。孔兄獲蔡師醫治，施藥前後共六天，即告全癒。蔡師用藥，實在神妙。

時間过得真快，轉瞬又是十一月。

蔡師知道我不久要離開香港，要離開他，他建議去遊青山，剛好我新認識林開實君和他的太太，他們夫婦也很高興遊山看風景，便邀約同往青

山漫遊。林君備有汽車，並由他親自駕駛。

青山，原係蔡師早年的故居所在地。他少年時在廣州學習武術，後隨家人遷到香港，於青山山麓地區，建造宏偉的家園，以為長久定居。當時革命黨人陳少白、尤烈、孫中山先生等長相聚會的紅樓相距並不遠。蔡師亦常相過從，且自告奮勇為孫中山先生充當衛士保鏢。

蔡師當時青年英俊，且家富有，便難免涉足歡場，前面已提過，後來就因在歡場中與人衝突打鬥，出手誤傷人命，而闖下大禍——被香港政府封宅緝拿。

蔡師迫不得已，遂急赴上海逃命，化名為羅述祖。

往青山山麓途中有一條小河，為行人必經之路，久旱河水乾涸，便不得行人，若遇多雨之時，河水高漲，急流洶洶，即難通行，人多苦之。蔡師看到此種情形，乃斥資建築一橋，以便利往來交通。其後鄉人為一小碑刻懿恭橋三字，樹立於橋端，以為誌念。

蔡師故居家園，久為蔓草叢生，所有一切建築材料，亦早被他人偷拆搬去盡淨。只有園庭地基及周圍，尚可依稀辨出而已。

蔡師在其故居徘徊十數分鐘，為我講述當年家園的情形後，即默默無語，我知道他在鉤憶滄桑往事，此時內心必定浮起了縷縷親情，悵惘，遺憾！

我們離開蔡師故居，取道往青山寺，在途中於路旁的松樹下休息，蔡師抽着煙，很出神的仰望空際并自言自語：「一空依傍。」我聽了便說：「老師是對故居興起的感觸，而表露出的心聲？記得廣州市六榕寺有這四箇字的扁額，是汪精衛所題的字，對禪寂意味，頗具深長。看來似非戲墨阿佛媚道，以自標榜；但是，若說他已洞悉人生的真究竟，何以晚年破不了名位之結？」蔡師聽了沉默一會兒說：「這是標榜給人們看的，寫的人是永不想空的。這四個字的真意是：無着無所依，無慮心寂滅，本性如虛空，是為無常道，一空一切空。」我聽他說完就插嘴說：「人人不想空，到底人人空。」隨即起身前往。我自想蔡師棄家自處，自樂其樂，看破一切，看開一切，非道行功深，何能自安？我這俗子凡胎，學無所得，更無所長，真是空自愧恨！

我自獲拜識蔡師後，很幸運的常得到他的特別關懷、照顧、愛護！平日隨侍左右，時時都得到他提示各種善知識。在不算長也不算短的幾年中，凡所要問的有關佛法、拳術、內功等等的問題，都得到他不厭其煩的賜予圓滿的解答和指示。我得遇如此良師——當代最卓越的高人；深引為殊榮！只是午夜深思，總感覺到學得的太晚了，往往在受着外力刺激時的心境，雖極欲有所作為，而又振作不起，因循坐逝了二十餘年的寶貴光陰，無一足可報答師恩，今生今世，我將永遠抱憾此心！悵憶音容，彌殷愧感！惟憑念力，頌揚嘉號，虔誠回向，佛光輝照，永生極樂世界！

蔡懿恭宗師傳人

尹民先生近照



尹民先生簡介

尹民先生為廣東省新會和厚村人，品性剛直，早歲隨名醫黃聘石、黃時顯，習內外科，更隨陳長毛先生實習跌打傷科及拳術，更深造於嶺南國醫高級專門學院；在上海時更從遊於喇嘛派宗師蔡懿恭學習劍術拳技，惟其醫名尤勝武名。尹先生懸壺濟世三十餘年，活人無算，為中華民國考試院考選及格中醫師，葡萄牙京衛生廳考選合法醫師，香港漢興中醫學院外科及傷科教授，醫學廣博，早年更數度受聘東南亞、南洋羣島，如印尼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及星加坡等地講學，聲譽甚隆。